

# 飞虎将军李学炎的延安故事(上)

◆ 吴健

## 红军地上走,他们天上炸

李学炎,广东梅县人,1932年考入中央航空学校三期,高级飞行训练时被分配到轰炸专业,相继飞过道格拉斯O-2MC(时称“大达机”)、可塞式(Corsair)以及诺斯罗普(时称“诺斯洛普”,Notthrop Gamma 2E)三型飞机。

航校三期原计划于1934年底结业,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进入高潮,前线的国民党军急需飞行员驾机轰炸苏区纵深,因此把航校教员都征调走了,甚至连三期准毕业生里也被挑走六名飞行尖子,去为第五期新生带飞舰队式(时称“弗力提”,Fleet)初级教练机。而等到10月份,航校又收到前线支援的命令,不得不安排更多的三期生驾驶教练机去参加内战。

对当时的国民党空军来说,对地攻击的最佳型号当属新到货的诺斯罗普单翼飞机,但考虑到国共交战的江西山区地形复杂,单翼机的转弯半径远大于双翼机,所以最后决定安排9架可塞式(V-91C Corsair)教练机上场,它们被分配到中央空军第2队,队长是王勋(即王叔铭,后来升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副队长王伯岳,三名分队长则是“9·18事变”东北沦陷后归来的原东北空军老将孙仲华、李世珍、王星垣。

当时第2队的驻地是江西南昌,机场就在鄱阳湖畔,这批稚嫩的航校三期生先坐在可塞机后座熟悉当地环境,飞两趟后再被放单飞。其实,当1934年10月李学炎去第2队报到时,中共中央和红军已经决定放弃苏区向西突围,展开两万五千里长征,而国民党空军则一路尾随,追炸不止。当红军进入四川后,国民党空军为支援围堵的胡宗南部队,多次派机轰炸中共首脑机关驻地松潘。1935年7月17日,云南航空学校毕业的国民党空军第3队副队长朱嘉鸿带着广东航空学校毕业的队员郭诗东,共同驾驶编号为“305”的道格拉斯飞机前往松潘西北方向袭击红军,结果在名为“色耳古”的地方被红军击落毙命。

1937年,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大义,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过程中,曾有一位身份特殊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执行向延安空运经费的任务,同时兼顾中共领导人的交通联络之责。也正是那段进出延安的经历,让他接触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共产党的蓬勃生气与民族气节。这位飞行员名叫李学炎,抗战期间服役于陈纳德将军旗下中美混合团,曾领军摧毁42架敌机。1949年后随国民党空军撤退台湾,2014年去世,享年102岁。这位飞虎将军长期把这段亲历深埋心底,直到临终前才公布出来。

当年从空中俯瞰延安



1937年,李学炎(右)用可塞式飞机送周恩来回延安后留影

事情仅过了半个月,8月3日,已调入第6队的李学炎也奉命空袭松潘,当天领航长机由已升任第6队队长的王伯岳驾驶,其后座上端坐李学炎的同期同学、准尉见习官谢集泰,没想到这架长机也步了305号机的后尘,在低空扫射时被红军机枪击落,两人当场送命。此战之后,李学炎又多次驾机经过现场,还能发现那架飞机的残骸仍留在山头上。

当中央航校四期结业后,又有四名新队员来第6队报到,其中杨国健和俞荫椿两名少尉在1936年1月1日共同驾驶“605”号机空袭四川金鸡关的红军阵地时,却因导航失

误撞到荒山上,无一幸存。

## 从长沙到广州

1936年注定是中国命运大转折的一年,尽管付出巨大牺牲,工农红军依然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气概结束了长征,在陕甘宁交界处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而随着日本侵华步伐日益加快,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全国民众以及国民党内部其他实力派的强烈反对,连带地发生一连串“政治地震”。

1936年6月至9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与广西桂系军阀白崇禧、李宗仁联合举兵反蒋,

由于广东空军实力不俗,蒋介石特命中央空军将配备新式诺斯罗普轰炸机的第2、9队转调湖南长沙,不时前往广东与广西边境侦察,监视两广部队是否有北上迹象,其间也曾遭遇对方飞机拦截,但大家似乎有所默契,一经接触就各自回避,避免擦枪走火。

两广事变最终以广东空军被蒋介石重金策反,陈济棠下野流亡而告终,中央空军则全盘接收原广东空军的人员和物资,其中李学炎随第6队进驻广州天河机场,对他来说,这可是回到了广东老家,母亲特意从梅县赶来与他相会,而李学炎的同学更是在当地完成终身大事。

# 共和国记忆

李菁



## 4.提起孩子这个话题

若干年后,兴致勃勃的邓颖超像少女一样甜蜜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讲完后,邓颖超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而邓颖超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后来大家也不再喊他为“周夫人”了。

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外貌似乎与有“四大美男子”之称的周恩来有些差距。“邓大姐经常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脸长,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赵炜回忆,邓颖超后来也告诉她,周恩来追求自己的举动“连我自己都有些纳闷”,他们结婚后一直没谈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十几年了,有一次闲聊,周恩来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跟赵炜说到这儿,邓颖超开心地跟自己开了一个玩笑:“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眼睛也变小了。”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约定以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两人通信期间,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周恩来与邓颖超以后的婚姻生活。赵炜说,在家里,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周恩来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邓颖超后来看过一部名为《南昌起义》的话剧,其中一段情节是起义前一夜,邓颖超将周恩来送下楼去,又往兜里装照片,情意绵

绵。邓颖超看罢立即跟编剧提意见,“当年他吃完饭自己拿着东西就走了,只告诉我到九江,干什么、什么时间回来,我一概不知,也不问,这是纪律”,告别之前,周恩来紧紧握着邓颖超的手,没再说一句话,因为每一次的生离都可能意味着死别。起义后,国民党报纸纷纷刊载了这一消息,邓颖超看了报纸后才知道丈夫做了什么。

“记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跟接触原子弹的人说:你们跟任何人都不要讲,邓颖超是中央委员,我都没让她知道。爆炸前一天,我在总理值班室,除了我们办公室的经手人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在周恩来去世后,很多人见了邓大姐讲一些事情,邓大姐颇为诧异:“哟,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对方也很奇怪:“邓大姐,你怎么还知道?”“这种事情,外人奇怪,我们不奇怪。”赵炜说。

闲暇时,邓颖超总爱和赵炜讲起她那一双孩子。“她常念叨那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说,赵炜,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啊!”赵炜宽慰她:“大姐,您不是赛仙家吗?”邓颖超笑说:“仙家虚无缥缈,还是一枝花实在!”

“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呢!”一次闲聊时邓颖超跟赵炜提起孩子这个话题。1925年结婚后不久,邓大姐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以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邓颖超告诉赵炜,她是第一次看到周总理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娃儿,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颖超拍着赵炜的肩膀说。

## 27.用露茜娅作钓饵

柯亨说:“电报要经日本当局审查或被截获。派人去,我们这些高鼻子的外国人面孔很难通过大片被战争分割的土地到达东北,必须有位可以信赖的中国人担任信使。只有把这份材料安全地送达哈尔滨,我们上海的犹太人才有生的希望。”

“那……”会场里一片失望声。米切尔说:“我有一位最佳人选。”众人问:“谁?”“唐金汉。”

飘着纳粹卐旗的德国驻沪领事馆办公室内,秃顶的梅辛格看毕报纸一拍桌子:“给我接日本驻上海司令部山本司令!”山本接电话:“上校先生,对贵国汉斯先生、托马斯先生和尼娜小姐不幸遇难,深为悲痛,对三位在我的辖区遇难深表歉意。”

梅辛格:“司令官大人,您真的相信报上所说的,他们是情杀吗?您是否注意到,本人的最后解决方案已经泄露。这两者之间难道没有内在的联系?根据敝国秘密警察部门查证,慕尼黑根本没有一个叫尼娜的歌星,这个尼娜是个冒牌货、犹太人。还有,这个唐金汉正是三年前制造圣安东尼号1200多名犹太人逃难上海事件的主犯,这些,贵国的左藤先生没有向您报告吗?”

山本挂上电话,手按电铃:“让左藤马上进来!”左藤应声进内:“报告!”山本:“立即逮捕唐金汉!封锁车站、码头,让他插翅难逃!当然,姓唐的伸出鬼没,用中国一句话:‘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而那个犹太小美人露茜娅就是最好的钓饵。”左藤:“嗨,我马上去办!”山本:“不,是盯住她,对那个犹太姑娘要严格监视,不要乱来,不能被人发现,更不准非礼,以免打草惊蛇。”

日军出动,警车呼啸。车站、码头戒备森严,日和汪伪军检查每一行人。

此时,外国坟山(即犹太公墓)。露茜娅将一束鲜花放在佳丽娜的墓碑下,另一束鲜花也接着放上来。露茜娅转身发现了刘舒婷:“瘦子?”刘舒婷:“露茜娅。”两人拥抱。刘舒婷:“我和所有人认识佳丽娜的人,都为她的牺牲而悲痛。听说她和霍瑞斯先生相爱,本来是多么好的一对呀!”露茜娅悲痛地说:“他是

为了救我而……”刘舒婷安慰她:“不要难过了。”然后,取出一只古老的戒指:“我今天特地来把这个交给你。”露茜娅:“古老的戒指?”刘舒婷:“当初我嫁到唐家,是公婆亲自将这枚唐家世代传家宝、传宗接代的戒指交给了我。现在应该交给你。”

露茜娅不解:“给我?”刘舒婷:“记得,当时你曾问我爱金汉吗?我说丈夫是妻子头上一片天,我当然爱他,可是,却没有告诉你,他不爱我……”露茜娅:“都怪我,舒婷姐,是我……”

刘舒婷:“不。早在他认识我之前,在洞房花烛夜时,他也没有碰过我。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露茜娅:“那你们……”刘舒婷:“这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种下的苦果。现在解脱了,我已经和金汉解除婚约。”

露茜娅意外地问:“你和唐离婚了?”刘舒婷:“是的,今天晚上我和伊文斯博士将奔赴抗日游击区。”露茜娅:“你要走?”刘舒婷点点头:“他的父母妻儿都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毒气杀害了,他说要和我们中国人并肩战斗,共同对抗法西斯。妹妹,敞开心扉去爱吧,我把金汉放心交还给你了。”

“舒婷姐。”两人紧紧拥抱,露茜娅忽然说:“我去找唐。”

上海火车站。车厢内,化装成商人的唐金汉坐在窗口座位上。露茜娅向每一个车窗寻找。“露茜娅!”唐金汉刚要喊出声,忽见她的身后有两个便衣在跟踪,马上用报纸遮住自己的脸,心里说:“等我回来,亲爱的……”

汽笛声中,火车在移动,逐渐加速,把失望的心爱人儿抛在后面……

拂晓。一对身着风衣看似亲密的异国情侣,走进弄堂。他们来到唐母的住处用钥匙迅速开门走了进去。

唐诗菲:“妈,吴嫂快起来。”唐母睡眼惺忪:“噢,是非非回来啦?”欲拉开关。米切尔迅速制止:“请别开灯。”唐母:“你是?”唐诗菲:“他叫米切尔,一位犹太朋友。妈,吴嫂,快收拾一下东西,捡最重要的带走,马上离开这里。”

## 犹太难民在上海



(影视小说)

耿可贵